



乾道本韓非子

一

日七三
769
I-V



刻年巳乙化弘

乾道本韓

非子廿番

善庵先生閱

惜道館藏



有之

769
7-7

序
先君山子窮經餘力。治諸子百家之學。於
荀子韓子呂子等書。皆著一遺。以致異同。
訂誤闕。當時所有子書。率皆明人刻本。蓋
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本未面目。至
失其真。可勝歎哉。邦人承其弊。文字異同。
不必攷古。雖有宗版。置而不問。故宗版亦
不甚顯世。況至若群書治要。人無知者。誰
能攷其異同。先君以不世出之才。邃於經

韓子

史貫穿於諸子百家。獨知治要異同。出於古本。以治要為主。更徵引古書。以校正諸子。其所考證。以今觀之。與宋本一一相符。人皆竒之。又以古文徵古事。以古言正古訓。字之假借。詞之通用。左右證明。著古文互證三卷。先於玉引之。經傳釋詞已四十餘年矣。人亦竒之。但天授才學。而不假之以年。僅踰知命。遽焉捐館。寡婦孤兒。不能保家。遺著散佚。流傳人間。迄今蒲阪圓。

增續韓非子。太田方禕非子翼毳。皆根據先君。而更加詳細。然人各有意見。不必皆同其說。兗格固奉家說。博徵諸古書。臚列異同。考求得失。著韓子述若干卷。其業勤矣。最後得清人復刻。軌道本韓非子。其書誤闕雖多。猶善本也。將翻刻以併傳之。又自謂韓子之書。苛刻憲恩。刑名為治。蓋為聖世所不取焉。今遺著未刻。而異端是傳。將無得罪名教乎。已而又復謂先君治諸

子。豈為奉其學流哉。有取亦也。夫苟可資
經義者。雖異端。亦所不廢也。於是決意謀
梓。刺已過半。惜乎。年三十一。以力學竟致
瘵沒。四兒。屢承兄之志。剗剗為任。更校其
書。誤闕難讀者。揭異同於上層。以便考察。
今茲乙巳七月。校刺竣工。替序於余。夫韓
子之為人為術。古人論之盡矣。今復何言。
然聞之北山先生曰。初見秦一篇。國榮為
張儀說秦王事。此為韓非。併考二書。策可

從矣。存韓篇。當是實事。蓋其徒所記。非韓
非手著也。此二篇。不得與本篇相混同矣。
余竊謂。篇內若某篇。亦是其徒所述。其
孰為其徒所述。孰為韓非手著。在當時。必
有分別。及漢人校錄諸子。篇次淆亂。不可
復知。若管子墨子莊子等書亦然。世人或
以其徒所述。槩為後人偽作。豈其然乎。然
是臆說也。聊質言之。正諸四方。不可以言
序也。今復何言。姑誌刺韓子緣起耳。

弘化乙巳秋七月江戶朝川鼎撰

大竹培書

此書... 弘化乙巳秋七月江戶朝川鼎撰... 大竹培書... 此書... 弘化乙巳秋七月江戶朝川鼎撰... 大竹培書...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

藏古書精輟而宋乾道刻本韓

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

為吾省布政使察賑鳳穎鼎昌後

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

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

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
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
年丁丑五月。携至江寧。孫州如前軍。
德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
州如已歸。道山之痛也。是本為明趙
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

者。元和。顧君千里。實為余校刊。千
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
道此縣之所以善。宋縣誠至寶。得
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
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
昔嘉為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召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藁還。鼎聽
入私集。且與鼎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
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鼎老且病。然尚思
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鷄披

隼。留共。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

己。己。巳。拙。舊史氏吳鼎序



楚欲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

蝓。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蝓。徐廣義一作蝓。韓非作問

於干象。然宗繫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

注。楚有干象。深學史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盜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

韓非子序
韓非子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盜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



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江寧劉文奎子觀宸鑄
仲高鐫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士者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秦強一作強秦今上有以逆攻順者亡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社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被，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尅而無齊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與猶當也下同

或無其字可從

且下一有臣字是或作株可從

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西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

詔疑當作許下同

月疑當
上有一重
張孟談
三於字無
出下於字
及有以此
字何兼
作可兼
並而三字
是

王疑當
作主

隨疑當
作縣
一無日
字是

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
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
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
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
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
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
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藩薦出貢以供若秦特出銳
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
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從下一
有徒字
是上欲
字疑行

守國一
作固字
是

以猶與
也
一無遇
字是

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
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
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夫韓小國也而以
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
畜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
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
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
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
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則秦必為
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則
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

韓疑當
作轉

伐一作
我是

間一作
書字不
重

趙疑當
作秦

為不足患也。二國事異，趙齊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
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
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
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
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
也。臣竊願陛下之幸，孰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
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
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怏然，怏，妨心腹虛也。而
病為妨，喻秦虛心
待韓，韓終為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
妨，故音艾。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
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
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如何。以
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

內一作
因是
象疑當
作蒙

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
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
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
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
而八說以求韓利。夫秦
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
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
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
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
計矣。疑伐
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
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蒙武
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
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替
蝨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

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關一作

夫一作

一重欲
伐秦三
字是

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植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必龍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

見上一
有得字
是

有猶存
也

於上一
有開字

重聚散
二字城
上有使
字並是

用疑當
作周

身下
有見字
是有猶
為也

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真，比於班、洋、美、纒、纒、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歲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其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

掘一作是敦
疑當作
微急

其本字
作其即
算字逆
當作逆

因上一
有而對
二字是

必疑當
作按

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轉次而備，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脰。樂裂也，勅氏反。尹子穿於棘，投之於棘，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

不少一作難言

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云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孰察之也

愛臣第四

人疑當作大股疑當作備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王周諸侯

管一作後無國上此四字至貴之重主勢之隆也三句並是

下以猶此也中下疑脫此之晉

人疑當作大

哥時省字不同

今宗疑

秦襄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陳恒弑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眾所聚恐其乘眾而生心也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樹福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是非之紀也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源得其始其源亦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

上者猶之也
之於同
疑倒
用自將
舊疑當
作賢

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
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
琢以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故曰
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故
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
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
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羣臣守職百官
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其無
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
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勅其材君因而
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
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不智而為上
智者正為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此之謂賢主之

教一作
效是

一毋子
字無上
字並是

有猶置
也一無
掩字是
一無能
字是

關疑當
作問問
關省字

經也經常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
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
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函掩
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
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柄
固則人意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
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
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
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
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
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
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

明一作名是

不言下
一有而
增字疑
常作會
作事以
是得陳
是得陳

赦罰疑
倒則疏
上疑脫
疏賤必
賞四字

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七

張疑當
作民下
同

襄疑當
作昭下
同

趙燕疑
當易地
衛當作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龍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

死上
有字
無字
並是

得失
當作
夫下
加以
疑

也或
匿可
從

睢陽而楚師道師久為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則其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

是
有字
或

一無
所以
三
字良
下
有臣
字
並是
行
重疑
當
易地
能
態省
字
所下
一
是

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遜相隱蔽雖有大過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

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

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

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順上

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君

也言有目不以私視視為君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

故曰不得鎡錙傳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無私賢哲之臣無私

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

立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立以擇其主臣

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

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

入疑當作之

事一作智是感感信字

一無作字是

如此之臣無作字是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

義謂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

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

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女奴雄此

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

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母或作威母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

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行具以待任

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

力不給言當用法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上用耳則

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先王以三者

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

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

法之

三

法疑當

一作

凌疑當
外一作
減一字
是疑
當作借
行當作
任事下
疑然
字

易其辭執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且懲下也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威制共則法不信則君行危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為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先王之法為比君智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其法為其比利也故繩直而枉木弱

屬疑當

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屬官欲令退齊非細其健羨齊其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法審慢易於賤也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二柄喻其臣而制斷之也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女奴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女奴臣所惡則巧詐媚

一無故字是

非猶不也

服平疑服於字

非疑當作兼

感其主得其非子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諂媚惑其主得之恩而
威而罪也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
賞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
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
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
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
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
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此簡公失德
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
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
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
弑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
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

異疑當作與而疑當作其專字疑行

下也猶之也

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
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
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
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
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
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
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問左右曰誰加衣
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
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
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
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
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子首一作首
無下字
字並是
欲見疑
例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相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相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故君子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也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能得其資矣。羣臣之情能皆欲求利君見其故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之名也相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尸一作是

惡上一
有去字
大作人
並是

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為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權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書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也。君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故去泰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居。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臣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為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為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為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通也。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輔弼二臣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理也。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

權一作
權是揚
權是揚
約略也
疾一作
病指作
損無上
泰字並
是

生疑當
作先道
上一有
之字是

候一作
彼是
與猶而
也
備疑當
作循

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
不方其長謂任材用物皆得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
飾其能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上下
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在下操用道以名為首常行古今莫
故曰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
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不見其采下故素正故
皆事也上不見事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因
則下事既素且正彼則自舉其事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
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任上者從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
也循事以求名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
則其名可知也二者為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脩所
而用二者誠信下乃真情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脩所
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脩其事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
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肯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

以靜疑
倒後疑
當作符

下一作
不是周
疑當作
同名當
作合陸
上一有
於字無
子宗有
於作於
看並是
倒貴獨疑

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鞫
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虛以
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
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
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當信之無遂
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
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
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道
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
可廢則廢時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叅名異事同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
不同於萬物於萬物德不同陰陽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能
知其繩不同於出入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於燥濕君子不同
羣於臣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
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甚淺者

世疑當
作容
下容同
改疑當
作成

一無是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之道或有未審必出
此大於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
之道溶若甚醉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
乎齒乎五只不為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吾齒可以發言語也
始吾愈惛惛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構謂分
後愈昭昭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虛靜無為道之
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
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
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五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
革如此則動之散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閑暇
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雖有所改無為而為
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
遂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共
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止不與共得則臣得
為之上固閉內向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

周疑當
作同

移其疑
倒

賞以刑者刑閉內向講閉心以察臣也
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因其所
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
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
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三隅乃列也
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
也君用意如天地則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能
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也
令機事不失所置象天地之高也
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
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
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
故下不能得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
謂大刑名不差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狷民愈眾姦邪滿側
感者去至要而不用非感而何也

狗疑當

求益疑

大惑故姦故曰母富人而貧焉母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
 衆而邪滿此倒置之也臣貧君之貴臣
 徒不識理道者也勢聚馬故失
 其腓大於股難以趣走難以爲理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君可測
 知如臣能爲虎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
 隨後以伺其隙臣既成羣母必見弒
 其謀主不蚤止狗益無已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
 已時虎成其羣以弒其母
 無臣奚國之有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
 主施其刑大虎自寧復道故得安寧也
 復反其真謂君君
 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聚爲朋黨交結伐之者
 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假
 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
 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

下操

臣疑當

量字疑

一日有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下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以
 百也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君位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
 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有
 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
 將凌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
 已貴富備必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
 貴富備必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也
 將代君也則禍端自息矣
 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
 其危殆必速置之欲求出圍但身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厚者虧之薄者靡之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取其既盛必表天
 之道麻非之若熟
 若熟若鑽火之取
 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也
 而弓一棲兩雄刑法罰不當立官也
 一棲兩雄其鬪頰頰鬪鬪
 貌鬪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爭出

圖一作

本宗疑
衍神伸
備案

命服役者不知誰。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從故事無功也。夫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疎。木喻臣也。披為所從也。不知誰。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疎。將塞公問。謂臣威權覆私門。將實公。木枝者喻數削也。木枝扶疎。將塞公問。謂臣威權覆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雍圍也。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母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公子既眾。宗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眾。宗室憂。喻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母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母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喻金之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女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女。故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女故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

一無在
字是

比一作
之是

一無下
畢字是
處疑當
作處事
字衍一

術有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變之美好也。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則惑主。主惑。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者。謂侏儒。優能嘲笑。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比對。謂君所欲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畢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

非子二

以樂其
心四
疑衍

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
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
更處置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心益爵祿用此以勸
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
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羨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
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羨宮室臺池重賦
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
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
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
澤不下流故
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
人主者固雍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
賢俊希得與
故言談論
議希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
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
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
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
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
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

臣一作
人是

擅退
字疑衍

益疑當
作易

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
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
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
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
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
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
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
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
初姦效之
同狀
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
之在旁也其
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
當則罰之不令
妄舉防三姦
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不使擅
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
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

勇上一
有於字
是

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入臣私其德防五女姦之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女姦之流行其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邑關勇者謂特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女姦之四方

一連前
不提行
是下二
條同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臣自外制內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亡者亡也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故不聽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

外下疑
脫交字
之臣一
作臣之
是

論上疑
脫不字

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

上一作
主是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墮毀也或本為墮也

韓非子卷第二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
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
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
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
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
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
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
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
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
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
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
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
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
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

言一作
恤是

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
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眾也不
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
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
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
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
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
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
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
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玉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

一作
而

號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
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虢三年興兵伐虞又
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
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
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益當
作益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
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
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
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
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
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放疑當
作放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
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

行字疑

師洵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洵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洵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洵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逐之師洵鼓究之平公問師洵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

洵一作曠是

主疑當作吾將恐疑

瘡疑當作瘡

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棟端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鎡鎡切未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瑤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能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子，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

或重魏字宜作桓可從下宜同諾上疑脫曰字蔡疑當作蘭規或作親可從

一無軍字是

臣疑當作民下遺無是

秋疑當作秋秋概同下概疑行蘇一作蘇公並是

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人奇音。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餘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

軍上一
有符字
是
一無陽
之二字
是

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
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軍而圍之決晉陽
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
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
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
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
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齒寒今知伯率二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
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
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
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
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

夫疑管
作釋

其上疑
脫曰字

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
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
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
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
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
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段
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
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
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
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
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

與其或
倒可從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何常疑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唐其流漆墨其上。也流布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蔣草頗頗緣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

四疑當

沒躬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其一作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

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復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

其上疑
脫上則
二字

君下一
有公字
則下有
衛字如
曰之曰
無並是

子前
作首字
是

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虜勢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曰：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眾，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刀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

故相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

安疑當
作苦
憂疑當
作悔

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救厘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壁

壁作
慶是

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壁。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入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

唐津 山田政德公辰校

